

千年沧桑话云冈

■ 文 / 介子平

最早涉足云冈石窟的是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,就是他写下了关于云冈石窟的首篇美文。再就是唐代天宝年间的宋昱了,他的《题石窟寺即魏孝文帝之所置》诗是现今可见的最早写云冈石窟的诗:

梵宇开金地,香龛凿铁围。
影中群像动,空里众灵飞。
檐牖笼朱旭,房廊挹翠微。
瑞莲生佛步,瑶树挂天衣。
邀福功虽在,兴王代久非。
谁知云朔外,更睹化胡归。
到了明清时,来云冈石窟的名人渐多,如《云冈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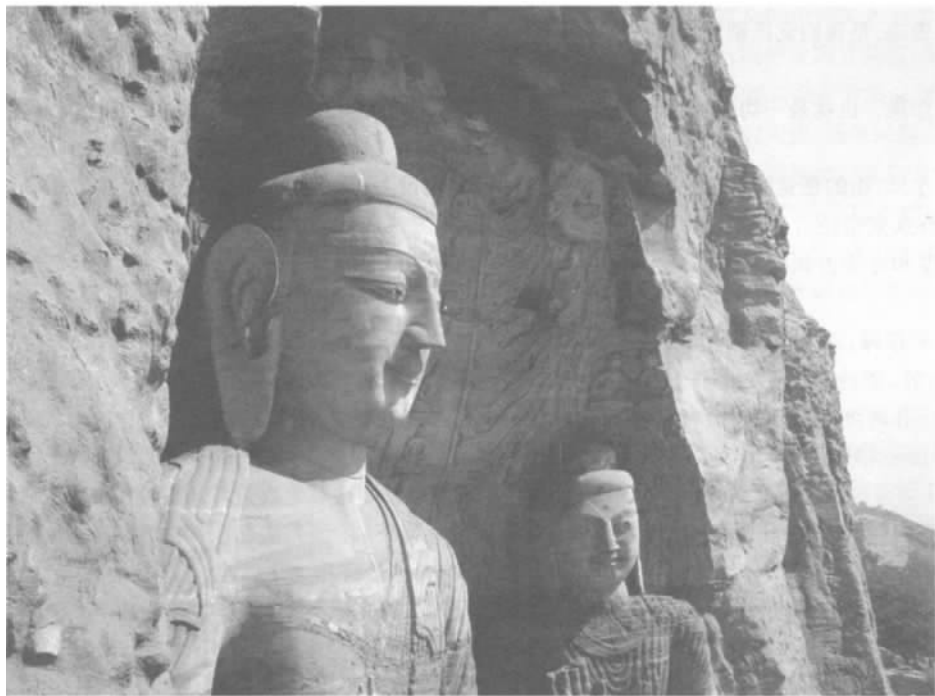
窟记》的作者、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朱彝尊,还有清初著名的思想家、诗人顾炎武等,康熙帝也游览过石窟。《云冈石窟记》曰:

云冈之寺有十,建自拓跋氏。今之存者,特其一耳。石佛大者,高七十余尺,小至径尺。斩山为窟数十,凿佛数千躯,架以飞阁。凡客大同者,必游于是。

1918年,著名史学家陈垣写下了《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》;1931年,著名画家、文学家丰子恺撰写了《云冈石窟》一书。

1933年9月,林徽因、梁思成来石窟考察。当他们来到石窟时,眼前一片荒凉,连住的旅馆也找不到,只好在一家农户的一间连门窗都没有的屋子里住了3

天。当地的气候更让他们难以忍受。中午炎热,晚上寒冷,吃的当然只能凑合,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已经是不错的了。他们每天不顾风吹日晒,爬到石窟前进行测绘、考察,坚持将石窟的建筑艺术作了系统的研究,且很快写出了论文《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》,发表在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1933年12月第3



卷第3、4期上。

该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石窟做了三方面的研究：一是石窟建造的年代、布置与构造；二是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物；三是石窟中飞仙的雕刻以及上面的雕饰花纹的题材、样式等。林徽因等人将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、印度洞窟，以及希腊、日本的建筑艺术作了比较，得出这样的结论：



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建筑式样，大部为中国固有的方式，并未受外来多少影响，不但如此，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，塔即其例。在结构根本原则及形式上，中国建筑二千多年来保持其独立性，不曾被外来影响所动摇。所谓受印度希腊影响者，实仅限于装饰雕刻两方面，在雕刻上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。其精神、气魄、格调，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，而最后却在装饰花纹上，输给中国以大量的新题材，新变化，新刻法，散布流传直至今日，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

1934年，正在燕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的冰心女士来到云冈石窟，陪同她的是阎锡山部一位姓吴的骑兵营长。他们“自大同车站出发，沿着泥泞颠簸的山路，汽车徐徐的开向武周山，沿途傍武周河而行，河水混浊汹涌，时见人畜绝流而渡”。经过一座被称为观音堂的小庙，上阶入庙，庙内驻着军队，大殿内纵横设着兵士的卧具，神像的两目被黄纸蒙上，以避不便。吴营长为冰心指点对面山顶上的马武寨，那里据传是马武为盗时啸聚之处，他对冰心说：“这里静极了，夜里只听见水嘶和狼叫。”冰心在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：

向东而行，入第一窟，土气触鼻，从人以束香高照，鸦鸽惊起，从我们顶上纷纷飞出。在洞中暮色迷茫

之下，我瞻仰了第一处云冈的造像。当中一尊坐佛高六丈许，旁有两大佛侍立，腰以下，已见剥损，法相庄严，默然外望，对于千数百年来窟外宇宙之流转变迁，在美妙慧澈的目光中，似不起什么感触。绕到大佛身后，洞中更黑，地上更湿，四壁都是水冲风剥的痕迹，雕刻之处已极模糊，摸索着出洞，在深沉的足音之中，不知为何，忽然想起《埃及金字塔剖尸记》那一本小说。

“万亿化身，罗刻满山，鬼斧神工，骇人心目”，冰心总结她的云冈石窟游历，“目不能注，耳不能听，如偷儿骤入宝库，使人神魂丧失，莫知所携。事后追忆，亦如梦入天宫”。

就在冰心离去之后不久，这里发生了巨变，平城遭遇兵变。法国人沙畹用照相机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云冈石窟。在照片中，石窟荒凉颓败，门无蹄辙，残破的断墙，衰败的庭院，一位老农腰系草绳，衣着褴褛，形容憔悴，他背后还有一些农民，正把羊和猪往洞里赶。冰心盛赞“鬼斧神工”的石窟成为当地村民饲养猪羊的圈舍。1938年到1945年，佛家之地又慈悲为怀地成了当地人躲避兵匪战祸的穴居之所。

也许是这位法国摄影师的镜头起了作用，1973年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，指名要求参观云冈石窟，9月15日，周恩来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前来参观。